

學術論文

新世紀中國大陸與非洲關係展望： 新殖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爭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the 21th Century: New Colonialism vs. New Liberalism

鄧中堅 *Chung-Chian Teng*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進入到 21 世紀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間關係有了重大的進展，特別是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大陸提供的資金和經濟援助對當地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陸的企業家、商販、技術人員、勞工紛紛搶進非洲，彼等與當地人民各種互動影響到中非的關係。中國大陸在非洲的出現和影響力已經超越了歐美國家，自然引發了後者之側目。因之，西方學者專家對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發展出現了不同的見解。有些主張中國大陸在非洲主要著眼於當地天然資源的開發，這樣的作為構成了一種新殖民主義的關係，而且這種說法在西方國家甚囂塵上。另外一種主張則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詮釋，認為中國大陸的資金和開發援助有助於當地的經濟發展，至少使非洲國家沒有出現「資源詛咒」的現象。中國大陸就一再強調其在非洲地區積極協助進行基礎建設，對當地的發展貢獻

良多，以此反駁之。在「新殖民主義」陰影籠罩下，中國大陸與非洲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型態，是如何發展呢？這是本研究的重心。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and Africa achieved major leaps forward in bilater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capital and ai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development of Africa. Following the flow of capital, Chinese entrepreneurs, retailers, technicians and laborers entered into Africa and reshaped China-Africa relations through various interactions with locals. As China's presence and influence in Africa exceeded western countries, the latter began to direct more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Accordingly, western scholars reached various tentative conclusions on China's development in Africa. Some observers argue that China has its eyes trained on Africa's natural resources. China's moves in Africa have given rise to a new colon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tinent --- a popular interpretation in many western countries. An alternative reading comes from neo-liberalism and argues that Chinese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aid help to dr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 some sense, at least African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bound by the "curse of resources." In response, China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its role in activ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contributions in Africa. Based on the above, this paper seeks to describe the contours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nd its development under the shadow of new colonialism.

關鍵字：中國大陸、非洲、新殖民主義、新自由主義

Keywords : Mainland China, Africa, New Colonialism, New Liberalism

壹、緒論

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無所不在引發了歐美國家注意和警覺，尤其是美國。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2011年首訪非洲桑比亞時，就暗示中國大陸在非洲採取新殖民主義，不值得學習，並呼籲師法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¹在接任國家主席一職之後，習近平首次出國訪問行程就包括了俄羅斯和三個非洲國家（坦桑尼亞、南非和剛果）。從此處來看，我們可以觀察到非洲國家在中國大陸對外關係大戰略的重要地位。在出訪之前，奈及利亞中央銀行總裁薩努西（Lamido Sanusi）在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投書，指控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是一種「新殖民主義」。²當然，其他非洲政治菁英也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前任坦桑尼亞駐中國大使桑加（Charles Sanga）就撰文駁斥。³

西方世界對於中國大陸在非洲的經濟活動和影響力迅速擴增憂心忡忡，甚至將這些行為比喻成新殖民主義。對此，中國大陸頗不以為然，為了防止「積非成是」，必須有所反駁。在2014年5月初，赴非洲四國（衣索匹亞、奈及利亞、安哥拉、肯亞）訪問前夕，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特別安排接受非洲媒體聯合採訪。當時，他特別提及中國方面大量援助非洲進行基礎建設，改善當地投資環境和人民生活，以此為例來反駁西方媒體批評中國在非洲推動「新殖民主義」說法。⁴有關中國大陸在非洲的作為是新殖民主義象徵的這種說法始終不絕於耳。這的確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議題。究竟什麼是新殖民主義？其主要特徵為何？中國大陸在非洲之外交作為是否是一種新殖民主義？這些問題有待進一步的分析，並探索之。

¹ Andrew Quinn, "Clinton Warns against 'New Colonialism' in Africa" *Reuters*, June 11, 2011.

² Lamido Sanusi, "Africa Must Get Real about Chinese Ties," *Financial Times*, March 11, 2013.

³ Charles Sanga, "Tanzania: Why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Visit is a Historic Event," *Tanzania Daily News*, March 24, 2013.

⁴ 連雋偉，〈大陸總理強調 援非不搞新殖民主義〉，《中國時報》，2014年5月5日。

貳、新殖民主義乎？

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並非 21 世紀新出現的詞彙，不同身份的人賦予不同的含意。最廣為學術界討論的是 20 世紀激進主義者所提出的見解，他們是在殖民地紛紛獲得獨立之後，從歷史結構的角度來描繪已開發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殖民型態的經濟關係，其中較為廣泛引用的學者為約翰·高騰（Johan Galtung）。根據高騰的基本看法是，新殖民主義是帝國主義發展的第二個階段，⁵ 其基本特徵是前殖民帝國（或核心國家）和前殖民地（或邊陲國家）間存在剝削式的經濟關係（exploitative economic relations），換言之，核心國家對邊陲國家具有主導的優勢地位。第二項特徵是核心國家的菁英份子和邊陲國家的菁英份子間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我們可以稱之為利益相一致（harmony of interest）的關係。第三，核心國家主要是透過貿易、投資和金融貸款等機制來控制邊陲國家。

從帝國主義的觀點而言，資本主義國家在 1970 年代高舉著「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大旗，來回應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the crisis of over-accumulation），其目的是透過積極改造社會關係來維護其在經濟交易中持續獲利的狀況。⁶實際上，西方工業化國家迫使開發中國家必須執行結構調整或新自由主義政策，以換取國際金融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美國進出口銀行等）的貸款。⁷此外，跨國公司長期以來更是資本主義的前鋒，滲透到開發中國家，獲取各項資源，剝奪了當地人民享受出售資源所獲得的利益。從以上的分析觀之，我們可以瞭解新殖民主義強調的是核心國家如何透過各項經濟機制剝削邊陲國家，使後者永遠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況，不得翻身。

⁵ Johan Galtung,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8, No.2 (1971), pp.94-95.

⁶ Todo Gordon and Jeffery Webber, "Imperialism and Resist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29, No.1 (2008), p.65.

⁷ *Ibid.*, p.66.

值得注意的是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任時如何對新殖民主義給予「舊瓶新酒」式的新詮釋。她於 2011 年在非洲桑比亞訪問時，提及：「我們觀察到在殖民時期一個強權很容易來到非洲國家，取得當地的資源，賄賂當地領袖，然後就離開了。」⁸ 她這句話就在暗示中國大陸在非洲國家當前採取的作為與過去殖民國家並沒有差別。希拉蕊更進一步表示，「非洲國家應該學習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⁹ 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她為新殖民主義這一個詞彙添加了新的意義，也就是推動國家發展過程中忽視了民主的價值和良善治理的重要性。我們了解希拉蕊的指控帶有政治的動機，也就是擔心中國大陸的「北京共識」將超越美國的「華盛頓共識」成為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持力量，這可能將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影響力徹底排除。當然，西方世界也基於中國大陸的人權記錄和政治威權主義，有類似希拉蕊的批評。

奈及利亞中央銀行董事薩努西撰文批判中國大陸在非洲地區的政策和作為，認為近似西方過去的殖民主義，其主要論點如下：中國大陸從非洲進口原料，出口工業製品到非洲，這樣的交換是 其使用的機器設備和勞工都來自中國大陸，並未將技術移轉給當地的人民；中國大陸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具備和西方國家相似的剝削能力；中國大陸是非洲區去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低度發展重要的影響國家。他的擔憂是反映出部分非洲人士的看法，並非無的放矢，也不是空穴來風，值得深思。但是，他的批判主要論點是著眼於中國大陸經濟的實力，以此來推斷中國大陸的政策和作為必然是如此，這樣又有失公允。若以他的論點觀之，所有工業化國家，甚至新興工業化國家都在採行殖民主義政策和作為。

對於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而言，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反覆強調中國大陸與開發中國家（包括非洲國家）的關係是植基於「南南合作」的精神，是

⁸ Quinn, *op. cit.*

⁹ Ibid.

要創造雙贏的局面。習近平主席在 2013 年訪問非洲期間，重申這樣的精神和原則。在剛果的演講中，他提及不僅要將中剛關係提升到新的且更高的層次，而且期盼中國的發展會對非洲帶來史無前例的機會，非洲的發展將與中國相一致。¹⁰在坦桑尼亞時，習近平表示要學習尼瑞（Mwalimu Nyerere）的夢想團結非洲各行各業的人士，透過南南合作的途徑，使中非人民互惠互利。¹¹從另外一個角度思索，中國大陸從未在非洲大陸建立任何歷史結構的關係，主導操控當地的政治經濟發展。更何況中國大陸公民營企業大規模進入非洲大陸也是 21 世紀的事情。不論基於何種動機，中國大陸在非洲大陸絕非是挖掘了當地的資源，獲取了利益，就絕情的離開了，留下政治經濟的破落給當地的人民。相反地，中國大陸積極的協助當地各項基礎建設，這和西方國家，特別是巨型跨國公司的作為有很大的差異。¹²

參、中非關係的擴張

就整體而言，中國大陸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這主要是因為非洲供應中國大陸商品和天然資源。彼此的雙邊貿易的總額（請參閱附表一）從 1996 年的 14 億 6400 萬美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55 億 4000 萬美元，提升到 2004 年的 156 億 4600 萬美元，再到 2010 年的 634 億 9500 萬美元。中國大陸與非洲雙邊貿易日益擴張，彼此總額占中國大陸全球貿易總額從 1996 年的 1.4%，上升到 2000 年的 2.1%，2006 年的 3.3%，再到 2010 年的 4.3%。對非洲總體而言，其與中國貿易的擴張更快，而中國大陸對其貿易的重要性更是大幅躍升。例如，中非雙邊貿易總額占非洲國家全球貿易總額的比

¹⁰ “Xi Jinping Wraps up Africa Trip in Congo,” *BBC News*, March 29, 2013.

¹¹ Sanga, *op. cit.*

¹² Ruben Gonzalez-Vicente, “China’s Engagement in South America and Africa’s Extractive Sectors,” *The Pacific Review*, Vol.24, No.1 (2011), p.71.

重，從 1996 年的 1.63% 增加到 2000 年的 3.48%，到 2006 年的 8.54%，再到 2010 年的 13.31%。總體而言，中國與非洲在 2010 年的貿易總額為 1285 億美元，是非洲第一大貿易伙伴，為 2000 年的 13 倍左右。

表一：中國與非洲雙邊貿易統計 (1996-2010 年)

年度	中國進口	中國出口	中國與非洲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A)	中國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B)	非洲地區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C)	(A)/(B)	(A)/(C)
1996	1,464	2,487	3,951	290,114	242,595	1.4	1.63
1997	2,464	2,904	5,368	325,080	244,585	1.7	2.19
1998	1,479	3,777	5,256	324,129	232,906	1.6	2.26
1999	2,375	3,962	6,337	360,654	239,811	1.8	2.64
2000	5,540	4,434	9,974	474,383	286,826	2.1	3.48
2001	4,656	4,588	9,244	511,000	263,820	1.8	3.50
2002	5,522	6,101	11,623	621,000	285,716	1.9	4.07
2003	8,362	9,075	17,437	851,000	349,991	2.0	4.98
2004	15,646	13,607	29,253	1,154,000	450,087	2.5	6.50
2005	21,114	19,835	40,949	1,423,000	557,794	2.9	7.34
2006	28,768	29,468	58,236	1,762,000	682,017	3.3	8.54
2007	36,230	39,906	76,136	2,175,000	826,213	3.5	9.22
2008	55,883	56,743	112,626	2,561,000	1,055,743	4.4	10.67
2009	43,184	53,851.5	97,035.5	2,207,330	780,737.4	4.4	12.43
2010	63,495.6	6,5045.3	128,540.9	2,974,320	966,036.1	4.3	13.31

註：Trade figures are in U.S. \$1 million increments.

資料來源：David H. Shinn and Joshua Eisenman, *China and Africa: A Century of Engage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 pp.381-382.

當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總體貿易持續快速成長之際，其貿易卻是集中在少數國家，在 2011 年，南非、安哥拉、蘇丹、奈及利亞、埃及、阿爾及利亞、剛果、利比亞、金夏沙剛果、和摩洛哥是對中國大陸貿易最多的 10 個國家，共占對中國貿易總額的 77.2%。¹³

從兩個重要的分析可以瞭解中國大陸與非洲經貿關係的本質，其一是

¹³ 周密，〈非洲對外貿易〉，收錄於張宏明編，《非洲發展報告書(2011-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285-296。

中國大陸與非洲貿易的主要進出口商品，其二是中國大陸與非洲貿易順差和逆差的國家。根據 2011 年統計資料的分析，中國從非洲進口商品的前十名分別是：原油、鐵礦砂、銅製品、農產品、鑽石、落礦砂、錳礦砂、煤、原木、棉花，上述十大商品共占中國從非洲進口總額的 72.6%；中國向非洲出口商品的前十名分別是：機電產品、紡織品、高新技術產品、服裝、船舶、鋼鐵製品、鞋、農產品、摩托車、輪胎，上述十大商品共占中國向非洲出口總額的 95.5%。¹⁴ 進一步觀察中國對非洲貿易的順差主要是人口眾多地區之經濟強國或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例如，奈及利亞、埃及、賴比瑞亞、迦納、貝寧、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多哥、坦桑尼亞和突尼西亞等；而逆差的國家為石油或礦產豐富的國家，例如，安哥拉、蘇丹、剛果、赤道幾內亞、利比亞、加彭、金夏沙剛果、桑比亞、南非等。¹⁵

中國大陸與非洲的經貿關係仍然以很快的步伐向前邁進，而中國方面對非洲的外交出擊保持著很強的力量。根據中共官方最新的數據，至 2013 年底，中非貿易額已經達到 2102 億美元，並連續五年成為非洲第一大貿易夥伴國。¹⁶ 李克強在衣索匹亞訪問時表示，未來中國大陸應該促進雙方貿易「增量提質」，希望到 2020 年時，中非貿易可以提升到 4000 億美元。¹⁷

另外一個重要的經濟關係是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投資，對非投資規模和領域繼續擴大。從投資數額來看，2003 年的 4 億 9000 萬美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21.1 億美元，再到 2012 年的 150 億美元，投資企業近 2000 家，覆蓋非洲 50 個國家。¹⁸ 大陸對非直接投資目前累積總量超過 250 億美元，希望未來能達到 1000 億美元的目標。¹⁹

¹⁴ 同前註，頁 293。

¹⁵ 同前註，頁 292。

¹⁶ 曾迺強，〈李克強：投資非洲 衝向 3 兆元〉，《經濟日報》，2014 年 5 月 6 日。

¹⁷ 同前註。

¹⁸ 習近平，〈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專題演講，2013 年 3 月 26 日；劉欣、曹欣陽，〈賈慶林訪非為中非關係發展增添新內涵〉，《新華網》，2012 年 2 月 3 日；李志鵬，〈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收錄於張宏明編，前引書，頁 299。

¹⁹ 曾迺強，前引文。

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投資高度集中。根據 2010 年底的資料，中國大陸對非洲的投資總額為 130.42 億美元，占中國對外投資的 4.11%，主要分佈在南非、奈及利亞、桑比亞、阿爾及利亞、蘇丹、金夏沙剛果、衣索匹亞、埃及、坦桑尼亞、模里西斯、安哥拉、馬達加斯加等國家，其中，對南非、奈及利亞、桑比亞、阿爾及利亞、蘇丹、金夏沙剛果、尼日 7 個國家的投資占中國對非洲全部投資額的 68%。²⁰ 從前述的分析觀之，中國對非洲的投資當然是以獲取非洲國家的天然資源為主，並注意到如何開拓中國大陸商品的出口。

然而，從晚近中國大陸對非洲投資的趨勢來看，其觸角已經從天然資源逐漸轉移到其他的產業部門且投資資金來源愈來愈多元化。截至 2010 年底，中國對非洲採礦業的投資占到中國對非洲投資的 28.5%；而對製造業投資為 2.75 億美元，涉及汽車、紡織、建材、皮革、家電等多個領域；農業投資漸成重點。²¹ 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在投資方面出現了新的動力，促成了投資快速的擴張。動力之一是民營企業成為資源領域投資的重要力量；動力之二是中國大陸金融機構力量愈來愈受到重視。²²

（一）中國大陸對非洲的多層次外交

在非洲地區，中國對多邊外交不遺餘力的推動，主要植基於非洲國家重視彼此間兄弟情誼。中非合作論壇（China-African Cooperation, FOCAC）是多邊外交的主要手段，且已經展現其為有效推動中非關係的機制。²³ 更重要的是，中非合作論壇是傳遞中國影響力的正式管道，²⁴ 其主要目標是

²⁰ 李志鵬，前引文，頁 300。

²¹ 同前註，頁 300-301。

²² 同前註，頁 300。

²³ Jin Yongjian, "Talking Points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Marcel Kitissou ed., *Africa in China's Global Strategy* (London: Adonis & Abbey, 2007), p.40.

²⁴ Ian Taylor, "Unpacking China's Resource Diplomacy in Africa," in Henning Melber ed., *China in Africa* (Uppsala: Nordiska Afrikainstitutet, 2007), p.12; Joshua Eisenman, "China's Post-Cold War Strategy in Africa: Examining Beijing's Methods and

提供非洲國家各項開發援助，協助他們的發展（請參閱表二）。

表二：中非合作論壇會議狀況

屆次	時間	地點	重要內容
第 1 屆部長會議	2000 年 10 月	北京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中國政府履行承諾，提前完成對非減債工作。截至 2002 年 6 月，中方同 31 個非洲國家簽署了免債議定書，共免除有關國家欠華到期債務 156 筆，總金額 105 億元人民幣。 2. 中非投資合作發展迅速。中國與 20 多個非洲國家簽訂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在 11 個國家設立「中國投資開發貿易促進中心」，在非洲新建投資企業 117 家。 3. 中非新簽 245 筆經援協議，約占同期中國對外新簽援款總額的 44%。 4. 中方設立了「非洲人力資源開發基金」，為非洲培訓外交、經濟管理、國防、農業、醫療衛生、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專業人才六千多人次。 5. 中國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立的「非洲能力建設基金」捐資，並在多邊技術培訓（TCDC）項下開辦了近 20 個專門面向非洲學員的專業技術培訓班。 6. 中非旅遊合作起步，埃及、南非和摩洛哥成為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目的地國。
第 2 屆部長會議	2003 年 12 月	阿迪斯阿貝巴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會議通過了《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計畫》 2. 中國承諾在 2004 年至 2006 年的三年間繼續增加對非洲的援助，具體措施有： 3. 為非洲培訓各類人才一萬人； 4. 開放市場，對最不發達國家部分商品給予免關稅待遇； 5. 拓展旅遊合作，開放衣索匹亞、肯亞、坦桑尼亞、桑比亞、模里西斯、塞昔爾、津巴布韋和突尼西亞 8 個非洲國家為「中國公民自費出國旅遊目的地」。
第 3 屆部長會議 及北京峰會	2006 年 11 月	北京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擴大對非洲援助規模，到 2009 年使中國對非洲國家的援助規模比 2006 年增加一倍。 2. 今後 3 年內向非洲國家提供 30 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和 20 億美元的優惠出口買方信貸。 3. 為鼓勵和支援中國企業到非洲投資，設立

Objectives,” in Joshua Eisenman et al. eds., *China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Beijing's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 E. Sharpe, 2007), p.35.

			<p>中非發展基金，基金總額逐步達到 50 億美元。</p> <p>4. 援助建設非洲聯盟會議中心。</p> <p>5. 免除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所有非洲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截至 2005 年底到期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p> <p>6. 把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非洲最不發達國家輸華商品零關稅待遇受惠商品由 190 個稅目擴大到 440 多個。</p> <p>7. 今後 3 年內在非洲國家建立 3 至 5 個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p> <p>8. 今後 3 年內為非洲培訓培養 15000 名各類人才；向非洲派遣 100 名高級農業技術專家；在非洲建立 10 個有特色的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為非洲援助 30 所醫院，並提供 3 億元人民幣無償援款幫助非洲防治瘧疾，用於提供青蒿素藥品及設立 30 個抗瘧中心；向非洲派遣 300 名青年志願者；為非洲援助 100 所農村學校；在 2009 年之前，向非洲留學生提供中國政府獎學金名額由目前的每年兩千人次增加到四千人</p>
第 4 屆部長會議	2009 年 11 月	沙姆沙伊赫 (埃及)	<p>1. 向非洲國家提供 100 億美元優惠性質貸款；</p> <p>2. 擴大對非產品開放市場，逐步給予非洲與中國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 95% 的產品零關稅待遇，2010 年內首先對 60% 的產品實施免關稅；</p> <p>3. 支持中國金融機構設立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金額為 10 億美元；</p> <p>4. 對非洲與中國建交的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免除截至 2009 年底對華到期未還的政府無息貸款債務。</p>
第 5 屆部長會議	2012 年 7 月	北京	<p>1. 中國將向非洲國家提供 200 億美元貸款額度，重點支援非洲基礎設施、農業、製造業和中小企業發展。</p> <p>2. 中國將適當增加援非農業技術示範中心；為非洲培訓三萬名各類人才，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 18000 個；派遣 1500 名醫療隊員；幫助非洲國家加強氣象基礎設施能力建設和森林保護與管理。</p> <p>3. 中國將發起「中非和平安全合作夥伴倡議」，增加為非盟培訓和平安全事務官員和維和人員數量。</p>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中非合作論壇網頁。

中非合作論壇歷次會議主要內容之一就是非洲國家積欠中國債務的免除。例如，在 2000 年北京部長會議，中國大陸將非洲國家積欠的 105 億人民幣的債務一筆勾銷；在第三屆和第四屆部長會議中，中國大陸也都採取行動免除非洲國家積欠的債務。更積極的作為是中國大陸承諾給予非洲國家各種的開發援助款項。中國大陸已經在 2003 年、2006 年、2012 年的論壇會議中，持續承諾將提供各項開發援助。²⁵在阿迪斯阿貝巴舉行的第二屆高峰會議上，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為期三年的計畫，協助非洲國家訓練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才；在北京舉行的第三屆高峰會議上，胡錦濤主席承諾分三年提供 50 億美元的貸款，以及設置 50 億美元的「中非開發基金」，以激勵中國在非洲的投資。²⁶在第四屆高峰會議上，中國大陸又承諾對非洲國家提供 100 億美元轉讓貸款（concessional loans）以及支持中國金融機構設置一個針對非洲中小企業為數 10 億美元的特別貸款。第五屆部長會議宣布了，中國將向非洲國家提供兩百億美元貸款額度，重點支援非洲基礎設施、農業、製造業和中小企業發展。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就是開放非洲國家做為中國大陸觀光客指定旅遊的地點，這對當地的觀光受益和經濟發展有很大的助益。第四是中國大陸對非洲人才的培訓工作也是不遺餘力。總之，中非總之，中非合作論壇對促進非洲的整體發展是有很大的助益，從長期而言也在加深加大中國大陸在當地的影響力。

文化和教育的交流是一種公眾外交，對非洲國家和人民的影響不可輕忽。中國的經濟興起，帶來對學習中文的嚮往和探索神秘中國文化。中國大陸一直在推動前往非洲的觀光旅遊，政府並在六年前正式指定 24 個非洲國家作為中國人觀光的地點。2005 年，110,000 中國觀光客訪問了非洲，是前一年的兩倍。²⁷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國大陸在蘇丹、喀麥隆和南

²⁵ Marcel Kitissou, "Globalization and Fragmentation: The New Era of Africa-China Cooperation," in Marcel Kitissou ed., *op. cit.*, p.19.

²⁶ *Ibid.*, pp.19-20; Eisenman, *op. cit.*, p.35.

²⁷ Bates Gill, Chin-hao Huang and J. Stephen Morrison, "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Africa," A Report of the CSIS Delegation to China on China-Africa-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非等三個國家與當地大學合作成立孔子學院。²⁸ 在雙向交流方面，中國已經接受超過八千名來自非洲的留學生，主要在學習中文。²⁹

在推動對非洲的石油外交方面，主要的功能性銀行扮演關鍵性角色，主要是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開發銀行。在 2005 年這一年，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了 150 億美元的信用以支持非洲的計畫。³⁰ 此外，為了達到有效和永續的運用開發基金，中國進出口銀行和中國開發銀行一直和非洲的區域性銀行（如，非洲開發銀行和東非開發銀行）建立工作關係，針對開發計畫進行共同融資和平行融資。³¹

二次大戰之後，元首外交是有效促進國際關係關鍵性的手段，而中國大陸也愈來愈重視這樣形式的外交。在這樣的認知下，中國大陸政府對非洲地區的重視程度可以反映在國家領導人的訪問，這主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訪問和外交部長的出訪。政治局常委的權力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在胡錦濤時期得到更進一步的拓展，甚至有學者將九位常委比喻為九位總統，這可見一斑。在胡錦濤主政時期，國家領導人和外交部長幾乎遍了所有非洲地區有邦交的國家（請參閱附表三），可見對這個地區的重視程度。在楊潔篪擔任外交部長時期，他每一年都要到非洲訪問一次，這更能顯示非洲地區在中國大陸戰略部署上的重要地位。根據記錄，他們訪問過的非洲國家如下：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貝寧、波札那、蒲隆地、喀麥隆、中非共和國查德、金夏沙剛果、布拉薩市剛果、埃及、赤道幾內亞、衣索匹亞、加彭、迦納、幾內亞、幾內亞比索、象牙海岸、肯亞、利比亞、馬達加斯加、馬拉威、模里西斯、摩洛哥、莫三比給、納米比亞、尼日、奈及利亞、盧安達、塞內加爾、塞昔爾、獅子山、南非、蘇丹、坦桑尼亞、多哥、突尼西

CSIS, 2007), p.9.

²⁸ 中國大陸孔子學院是中國版的法國協會，其主要功能是提供中文教學服務，包括訓練師資、教學資源以及華語能力測驗。

²⁹ Gill et al., *op. cit.*, p.9.

³⁰ Chris Alden,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Zed Books, 2007), p.24.

³¹ *Ibid.*, p.25.

亞、烏干達、津巴布韋。在習近平時期依然保持著這樣的趨勢。

表三：中國大陸國家領導人和外交部長訪問非洲狀況

出訪者和職位	出訪時間	出訪國家
溫家寶 國家總理	2003年12月15日至16日	衣索匹亞
胡錦濤 國家主席	2004年1月	埃及、加彭、 阿爾及利亞
曾慶紅 國家副主席	2004年6月20日至29日	突尼西亞、多哥、 貝寧、南非
吳邦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004年10月29日至11月8日	肯亞、津巴布韋、桑比亞、奈及利亞
黃菊 國家副總理	2004年11月22日至23日	埃及
李長春 政治局常委	2005年11月12日至24日	蘇丹、南非、納米比亞、坦桑尼亞
黃菊 國家副總理	2005年11月14日至24日	幾內亞、波札那、馬達加斯加
胡錦濤 國家主席	2006年4月24日至29日	摩洛哥、奈及利亞、 肯亞
溫家寶 國家總理	2006年6月17日	埃及、迦納、布拉薩市 剛果、安哥拉、南非、坦桑尼亞、烏干達
吳官正 政治局常委	2006年8月27日至9月11日	加彭、波札那、馬達加斯加、盧安達
胡錦濤 國家主席	2007年1月30日至2月10日	南非、喀麥隆、蘇丹、利比亞、津巴布韋、納米比亞、莫三比給、塞昔爾
李肇星 外交部長	2006年12月31日至2007年1月8日	貝寧、赤道幾內亞、幾內亞比索、查德、中非共和國、伊利垂亞、波札那
賈慶林 政協主席	2007年4月16日至27日	突尼西亞、迦納、津巴布韋、肯亞
吳邦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007年5月19日至21日	埃及
楊潔篪 外交部長	2008年1月7日至11日	南非、金夏沙剛果、 浦隆地、衣索匹亞

楊潔篪 外交部長	2009年1月13日至17日	烏干達、盧安達、 馬拉威、南非
胡錦濤 國家主席	2009年2月12日至17日	馬利、塞內加爾、 坦桑尼亞、模里西斯
楊潔篪 外交部長	2010年1月5日至12日	肯亞、奈及利亞、 獅子山、阿爾及利亞、 摩洛哥
賈慶林 政協主席	2010年3月23日至4月1日	喀麥隆、納米比亞、 南非
習近平 2 國家副主席	2010年11月16日至24日	南非、安哥拉、波札那
楊潔篪 外交部長	2011年2月10日至17日	津巴布韋、加彭、 幾內亞、多哥、查德
吳邦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011年5月20日至27日	納米比亞、安哥拉、 南非
楊潔篪 外交部長	2012年1月2日至7日	象牙海岸、尼日、 納米比亞
賈慶林 1 政協主席	2012年1月27日至29日	衣索匹亞
習近平 2 國家主席	2013年3月24日至30日	坦桑尼亞、南非、剛果
張德江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013年9月17日至19日	奈及利亞
李克強 國家總理	2014年4月4日至11日	衣索匹亞、奈及利亞、安 哥拉、肯亞

註：1. 賈慶林是出席在衣索匹亞舉行的第二十屆非洲聯盟高峰會議。

2. 習近平是出席在南非召開的第五屆金磚國家高峰會議。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新華網的報導。

（二）中國國家石油公司在非洲股權投資的狀況

無可否認地，中國大陸在非洲地區的經濟活動主要是獲取當地豐富的自然資源，特別是石油能源。晚近幾年以來，愈來愈多的非洲國家發現了石油和天然氣，而且成為淨出口國。為了抓住這個機遇之窗，中國大陸當然全力以赴設法獲得石油能源。在石油能源安全方面，中國大陸的四家國家石油公司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對國家能源政策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四家公司分別是：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中文簡稱「中石油」)；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Sinopec；中文簡稱「中石化」)；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oration, CNOOC；中文簡稱「中海油」)；中國中化集團公司 (Sinochem Corporation；中文簡稱「中國石化」)。問題是如何與其他石油進口國之國家石油公司或是國際巨型石油公司競爭，尤其是，歐洲和美國的國際石油公司早已雄踞了非洲可供開發的石油區塊，時間可以回溯到 1950 年代。

蘇丹的石油對其經濟有關鍵性影響。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在 2011 年的統計，石油占蘇丹政府總收入的 57%，出口收益的 78%。在蘇丹，義大利的阿吉普公司 (AGIP) 早 1950 在年代首先獲特許授權在紅海沿岸進行勘探，但無攻而還，在 1966 年放棄之。³²同一時期獲得勘探許可的眾多國際石油公司 (包括殼牌石油公司、優尼科公司、大陸石油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等) 中，雪佛龍 (Chevron) 國際石油公司是獲得進展較大的公司，在蘇丹發現石油和天然氣，到了 1980 年代末，累積投入了 11 億美元，探明的石油儲量為 1.8 億噸，甚至在南部發現了石油。³³然而，由於油價下跌和內戰方興未艾，所以不得不放棄在蘇丹的勘探和開採。

安哥拉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第二大石油生產國，該國的國家石油公司為 Sonangol，負責與國際石油公司談判或是組成合資公司或是簽署生產分配協定 (production-sharing agreements) 的方式進行跨國合作。安哥拉主要合作的國際石油公司為雪佛龍德士谷石油公司 (ChevronTexaco)、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ExxonMobil)、道達爾石油公司 (Total)、英國石油公司 (British Petroleum)、荷蘭殼牌石油公司 (Dutch Shell)、義大利艾尼 (Eni) 石油公司³⁴。中國大陸的中石化和中海油僅僅獲得部分股權，參與三個前鹽層區塊的勘探開採。此外，中石化和 Sonangol 成立了一個合資公司

³² 陳會穎等，《世界能源戰略與能源外交：非洲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 年)，頁 173。

³³ 同前註，頁 173-174。

³⁴ Alden, *op. cit.*, pp.9-10.

China-Sonangol，參與三個區塊的勘探開採。

根據 2012 年美國能源部能源資訊署統計資料，奈及利亞是世界第十四大和非洲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日產量為 2524 千桶。此外，奈國的石油儲量居非洲第二位。基本上，奈國是透過奈及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NNPC）和主要國際石油公司組成合資企業來從事石油的勘探、開發和生產，例如。其中，最大的石油生產集團就是由 NNPC（占 55%的股權）和奈及利亞殼派石油開發公司（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mpany of Nigeria Ltd，SPDC，占 30%的股權）、奈及利亞億而富石油公司（Elf petroleum Nigeria Limited，EPNL，占 10%的股權）、阿吉普公司（AGIP，占 5%的股權）等國際石油公司組成，所生產的原油約佔奈國總產量的一半，曾經達到每日 110 萬桶的規模。³⁵美國的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也在奈國合資生產，產能曾達到每日 57 萬桶。³⁶總之，大多數奈及利亞生產的石油銷往歐洲，在 2012 年的石油出口量達到每日 88 萬 9000 桶，占奈國出口的 44%。

阿爾及利亞是非洲地區第二大的石油生產國，僅次於奈及利亞，已探明的儲量為 122 億桶，居非洲第三位，僅次於利比亞、奈及利亞。該國對碳化合物部門的依賴很深，70%的政府預算收入來自這個部門，以及 98% 的出口收入。同樣地，西方國際石油公司主導了阿爾及利亞石油的勘探開發和生產，且阿國出產的石油主要銷往美國、歐洲（主要包括義大利、德國和法國）和拉丁美洲。³⁷另外一個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加彭，該國生產的原油的半數是輸出到美國，其他則銷往西歐。³⁸在阿國投資的國際石油公司包括：西班牙的賽帕斯公司（Cepsa），英國石油公司、義大利的艾尼（Eni）石油公司、西班牙的雷色普（Repsol）、法國的道達爾、挪威的史

³⁵ Ibid., pp.10-11.

³⁶ Ibid., p.11.

³⁷ Ibid., p.12.

³⁸ Ibid., p.13.

達德石油 (Statoil)、美國的安達科 (Anadarko) 等。

在這樣不利的狀況下，中國大陸如何在非洲建立根據地，並拓展在非洲獲取石油能源，以保障其能源的安全。中國大陸國家石油公司的確要仰賴政府的政治和經濟的指導和支持，透過國家領導人的出訪、以及貿易、投資和金融借貸形成的多層次、多邊的外交手段，確實產生了相當豐碩的成果。

(三) 蘇丹案例研究

中國大陸在非洲勘探開發石油的合作主要始於蘇丹，截至 2003 年底，中石油累計在蘇丹石油領域投資 27.3 億美元。該專案是中國在海外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專案，曾經是中國在非洲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典範。³⁹雪佛龍 (Chevron) 和道達爾 (Total) 兩家國際石油公司早在 1980 年代就在蘇丹開發生產石油，但受到西方國家政府和民間團體以蘇丹違反人權問題，所給予的制裁，包括斷絕經濟援助，不允許本國公司到蘇丹投資，這使得蘇丹必須轉向東亞求援。⁴⁰2011 年，蘇丹總統巴希爾訪問中國大陸，兩國簽署了優惠貸款協議和物資贈與的換文，彼此關係更進一步發展。於此同時，巴希爾總統提出請求，邀請中國國家石油公司到蘇丹勘探開發石油。⁴¹

當時，胡錦濤主席在蘇丹政府的強烈要求下，以「援外貼息貸款」的方式促使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進入這個陌生的國度，簽署了石油產量分成協議，獲得了第 6 區塊的特許授權。⁴²所幸的是，頻藉著勘探的技術，中石油發現了豐富的油源，奠定了未來持續發展的基礎。儘管如此，中石油必須與蘇丹的國家石油公司 (Sudapet)、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和印度石油公司 (ONGC) 共同組成「大尼羅河石油營運公司」(Greater Nile

³⁹ 楊揚，〈走出去：目標鎖定非洲〉，《中國石油和化工》，第 15 期(2006 年)，頁 7。

⁴⁰ 陳會穎等，前引書，頁 173-176。

⁴¹ 同前註。

⁴² 同前註。

Petroleum Operating Corporation, GNPOC) 進行開發生產。⁴³無論如何，中石油在蘇丹成功地開採出石油，在非洲建立了穩固的橋頭堡，緊接著中石化、中海油才有機會接踵進入非洲石油市場。

(四) 奈及利亞案例研究

傳統而言，奈及利亞的石油產業一直是操控在西方國際石油公司手中，直到中國和其他國家石油公司在 21 世紀初進入之後才發生變化。無論如何，奈及利亞政府從不掩飾其希望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野心，⁴⁴成為非洲國家的政治領袖。

中國政府一直努力透過政治、經濟、技術的合作來促進其與奈及利亞的友好關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電子通訊方面的技術合作。兩國政府於 2004 年 12 月簽署了協議，由中國的長城工業集團製造了「奈國電信一號」(Nigcomsat-1) 通信衛星，並在 2007 年成功地部署在地球軌道。在這次衛星出口的交易中，中國大陸由進出口銀行提供了兩億美元的貸款，並提供了廣泛的服務，如，基本衛星設計能力的技術轉移、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的訓練等。⁴⁵這不但使兩國的關係更加穩固，也使得這樣的交易成為其他非洲國家的範本。據稱，已經有 38 個非洲國家依循「奈及利亞」模式來發展其通信衛星。⁴⁶於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國家石油公司有機會進入這個市場。中石化在年月與 NNPC 簽署協議勘探開發位於奈及利亞三角洲海域的第 64 和第 66 區塊的石油。⁴⁷

中海油在 2005 年，與奈及利亞政府和國家石油公司簽署了一系列的

⁴³ Cindy Hurst, *China's Oil Rush in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2006), p.7.

⁴⁴ Ibid., p.69.

⁴⁵ Zhu Jian-ling, "Satellite Sale Includes Launch, China Provides All-direction Service," *China Times* (Taipei), May 15, 2007.

⁴⁶ Ibid.

⁴⁷ Hurst, *op. cit.*, p.11.

協議，對兩國的石油能源關係有著深遠的影響。第一，奈國政府和中海油間的瞭解備忘錄是確認彼此可以合作的上游石油和天然氣資產。⁴⁸其次，中海油 and NNPC 簽署了 8 億美元的合約，後者保證在一年內提供給前者原油，其數量為每日 8 萬桶。⁴⁹第三，中海油在 12 月間達成協議，以 22 億 7000 萬美元的代價取得了奈及利亞第 130 區塊 (Block 130) 外海油田 45% 的股權。⁵⁰這些交易強化了中國大陸在奈及利亞石油產業的地位和影響力，當然也付出了很高昂的代價。因之，中國大陸和奈及利亞間的貿易額也大幅成長，從 2000 年的 8 億 5600 萬美元，上升到 2005 年的 28 億 3000 萬元。⁵¹

當胡錦濤主席在 2006 年 4 月訪問奈及利亞期間，中國大陸提供了一套開發援助的計畫，展現出以貸款換取天然資源的新模式。中國大陸承諾提供 40 億美元的石油和基礎建設投資計畫，其中包括：鐵路系統和發電站的建設以及通信和衛星科技的提供。除此之外，北京也同意購買奈國日產 11 萬桶石油的卡杜納煉油廠 (Kaduna oil refinery) 之股權。⁵²為了交換這些援助和貸款奈及利亞承諾將給予中石油競拍 4 個石油區塊開採許可證的優先權。⁵³這是中石油在奈國石油產業深耕發展的重大突破。

中國的國家石油公司仍然持續在奈及利亞獲取石油勘探開採的特許授權。在 2012 年 11 月，中石化以 25 億美元的代價，從法國道達爾石油公司取得該國外海 OML 138 區塊油井 20% 的股權。⁵⁴中海油於同年 12 月，以 151 億美元的代價取得加拿大奈克森石油公司 (Nexen Corporation)，這是中國大陸企業在海外最大的直接投資，也強化了中國大陸在安哥拉石油部門的

⁴⁸ Ibid.

⁴⁹ Ibid.

⁵⁰ Alden, *op. cit.*, p.42.

⁵¹ Ibid., p.68.

⁵² Eisenman, *op. cit.*, p.39.

⁵³ Taylor, *op. cit.*, p.15.

⁵⁴ "Total Sells Nigeria Oil Stake to China's Sinopec," *BBC News*, November 19, 2012.

影響力。⁵⁵奈克森石油公司高度參與奈及利亞的石油勘探開採的計畫，例如和道達爾石油公司合夥在奈國南部海岸的烏山（Usan）勘探開發，⁵⁶且參與鄰近OPL-223區塊的開發計畫。⁵⁷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和奈及利亞的石油合作從上游產業跨大到中游產業，這包括了對當地煉油廠的投資。2010 年 5 月，兩國簽署了協定預定以 230 億美元的代價在西部海岸建立三個煉油廠。⁵⁸此舉將使得奈國政府在與西方主要石油公司交易的地位獲得提升，也更鞏固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

（五）安哥拉案例之分析

中國大陸與安哥拉雙邊貿易總額從 2000 年的 18 億 7600 萬美元上揚到 2004 年的 49 億美元，再到 2006 年年底的 110 億美元，這使安國成為中國大陸在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⁵⁹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安國對中國大陸的石油出口從年的 1620 萬噸增長到 2010 年的 4000 萬噸。

進入到 21 世紀之際，安哥拉政治議程上最優先考慮的兩個目標：一是在 27 年內戰結束後國家經濟重建的工作；其次是全力開發該國的石油產業。在經濟重建的過程中，安哥拉積欠了 97 億美元的外債，且該國 75% 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⁶⁰未來安國的持續發展仍然面對資金短缺的問題，如何取得？何處取得？等都是政府的重責大任。資金當然會連結到該國的經濟結構。安國的經濟高度依賴石油產業，約佔政府收入的 90%，及

⁵⁵ “China Acquires Canada Oil Enterprise, the Largest One by Chinese Enterprise,” *United Daily News*, February 26, 2013.

⁵⁶ “CNOOC Acquires Nexen with Significant Strategic Meaning,” *United Daily News*, February 26, 2013.

⁵⁷ Nexen’s Fact Report.

⁵⁸ Spencer Swartz and Simon Hall, “Nigeria, China Sign Major Oil Deal,”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5, 2010.

⁵⁹ Alden, *op. cit.*, p.67.

⁶⁰ Hurst, *op. cit.*, p.9.

國內生產毛額的 40%。⁶¹然而，石油產業的發展也亟需資金。在這兩大優先目標考量下，中國大陸開發援助持續的流入當然是必要的，且是不可或缺的。

從中石化獲得石油勘探開發特許權的案例來觀察，中國大陸多層次外交發揮了最大的功能，協助其國家石油公司進入非洲國家的石油開發市場。2004 年 10 月，中石化在競標安哥拉外海第 18 區塊石油的勘探開發特許之際，儘管面對到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Indian oil company the Oil and Natural Gas Corporation，ONGC）的嚴峻挑戰，但該公司仍在最後一分鐘獲得 Sonangol 的青睞，順利取得之。⁶²為了贏得這個競標，中國大陸政府積極介入，最重要的行動是承諾透過中國進出口銀行，給予安哥拉政府 20 億美元的貸款，免除安國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依賴；為支付這項貸款的本息，安國政府同意供應中國大陸石油從每天 1 萬桶逐步增加到每天 4 萬桶。⁶³此外，中國大陸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貸款、專家、勞工協助安哥拉的重建工作，這包括了 30 萬美元修繕班古拉鐵路（Benguela railway）；20 億美元重建連結納米比港（Namib）和門洛格（Menogue）的鐵路；4 億 5000 萬美元在首都盧安達（Luanda）建一座新機場；30 億美元在羅比拖（Lobito）興建一座煉油廠。⁶⁴從安哥拉政府的角度而言，中國大陸的貸款意味他們不避很羞辱地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條件以換取內戰後的重建借貸。⁶⁵ 2006 年 3 月，中國大陸副總理曾培炎訪問安哥拉時，同意提供 630 萬美元的無息貸款作為開發援助之用。⁶⁶

⁶¹ Ibid.

⁶² Hurst, *op. cit.*, p.10.

⁶³ Taylor, *op. cit.*, pp.16-17. 此外，根據貸款的協議，安哥拉承諾將 70%的建築合約交給中國大陸的企業負責。見 Alden, *op. cit.*, p.67.

⁶⁴ Alden, *op. cit.*, p.44.

⁶⁵ Ghazvinian, *op. cit.*, p.149.

⁶⁶ Taylor, *op. cit.*, pp.16-17.

（六）其他個案的探討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如何借重西非尼日、查德、喀麥隆三國的連結和合作將該區域生產的石油輸出；由於前兩個石油生產國都是陸鎖國，必須仰賴喀麥隆的海港。換言之，尼日和南查德出產的石油必須使用查德－喀麥隆石油管線（Chad-Cameroon oil pipeline）⁶⁷中石油在尼日上中游石油產業的投資包括阿嘉德姆油田（Agadem oilfield）和索拉茲煉油廠（Soraz refinery），⁶⁸但是下游輸出勢必要利用查德－喀麥隆石油管線。在喀麥隆，中石化所有的艾達克斯石油公司（Addax Petroleum）於 2012 年 5 月，以 5 億 3800 萬美元的代價從殼牌石油公司取得喀麥隆培克特恩公司（Pecten Cameroon）80%的股權，獲得了 12 個區塊的石油勘探開採的特許。⁶⁹ 在東非，中海油於年以 14 億 6700 萬美元從英國土羅石油公司（Tullow Oil）取得了三分之一的股權，和法國的道達爾石油公司形成三方共同經營管理烏干達境內第 1、第 2 和第 3A 三個區塊的石油勘探開採的工作。⁷⁰

肆、結論

在本分析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大陸政府透過政治經濟的互動，與非洲國家政府建立了密切關係。多層次、多邊的外交確實維護了堅實的關係，這包括了在經濟上的各類援助和政治上的頻繁互動。總體而言，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間之緊密關係主要墊基於經濟關係，這包括了緊密的貿

⁶⁷ John Daly, “Chinese Refinery in Chad Hits a Major Snag,” <http://www.oilprice.com>

⁶⁸ “Niger/Chad/Cameroon/China: Niger to Ship Chinese Oil Via Chad-Cameroon Pipeline,” <http://www.lignet/InBriefs/Niger-to-Ship-Chinese-Oil-Via-Chad-Cameroon-Pipeli.aspx>

⁶⁹ “Sinopec Group Completes Pecten Cameroon Stake Purchase,”

<http://www.topcoevents.com/topco/industry-news/oil/View.aspx?nid=2350>

⁷⁰ Lin Mao-jen, “CNOOC Acquires Assets in Uganda with \$1.467 Billion,” *Economic Daily News*, February 22, 2012.

易、投資、借貸等方面。愈來愈多重大且可獲利的貿易關係象徵中國大陸與非洲緊密關係的誘因。此外，中國大陸與非洲緊密關係的誘因是非洲國家開發所亟需的資金。一方面，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帶來大量的資金，特別是在礦業部門；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提供的開發援助支撐了建立當地的基礎建設。

中國大陸與非洲國家間緊密的政治和經濟關係等同於殖民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嗎？中國大陸不太可能複製並建立對非洲國家的政治控制關係。中國大陸與非洲的政治關係是建立在元首、總理、部長等高層政治人物的相互訪問，而且這樣頻繁的接觸也是最近十年之內的事情。雙方政治經濟菁英份子的接觸主要仍在於經貿事務方面，談不上文化層面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對非洲國家的借貸並未附加任何政治經濟的條件。雖然中國大陸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對這個地區天然資源的需求十分殷切（尤其是石油能源），但是這些產業主要的操作者仍然是歐美國家的國際石油公司。換言之，中國大陸對非洲地區的主要經濟活動並未具有獨佔或壟斷的權力。從這些面向觀之，中國大陸和非洲國家間並不存在著殖民式關係，也很難將中非關係貼上「新殖民主義」的標籤。